

谈今

冰雪游，大众说了算

□ 戴斌

千百年来，国人就有入冬赏雪的传统，晚来天欲雪、红泥小火炉一直都是美好生活的场景。

如今，冷资源正在成为热经济。在大众旅游新时代，冰雪不再是老百姓要躲避、抵御的冷资源，而是美好生活的时尚选择。拥有丰富冰雪旅游资源的吉林、黑龙江、新疆、内蒙古、河北等省区正在成为冬季旅游新的增长极，冰雪景区已经成为北京、天津、青海、山西、贵州、山东、河南等众多省市冬季旅游的热点。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课题组测算，冰雪旅游者在目的地人均停留2.8天，呈逐年增加的趋势。上个冰雪季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达到1.97亿人次、3300亿元，同比增长16%、22%。预计到2021-2022冰雪季，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.4亿人次，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。

日前在吉林举办的冰雪文化论坛上，笔者提出，培育市场是发展冰雪旅游的当前要务。与瑞士、瑞典、奥地利等西方冰雪产业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尚处于冰雪旅游的初级阶段。2017年，我国滑雪人次仅为1750万人次，市场渗透率不及1%。对标发达国家4%的市场渗透率和14亿的人口基数，提升空间无疑是巨大的。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，2021-2022冰雪季，我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小镇、冰雪文创等相关产业2.92万亿元产值。当前，冰雪旅游投资正其时，万亿市场商机在集聚。

冰雪文化不是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。结合国情和旅情，大众、平民、低

门槛才是现阶段冰雪旅游市场的主基调

去年以来，我国开始进入冰雪旅游投资的立项高峰期和建设启动期，投资规模高达5400亿元，这些项目将在2020-2022年冰雪季投入市场运营。

要实现2022年“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”的目标，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扩大供给，更需要千方百计降低人民群众参与冰雪休闲和冰雪旅游的门槛。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竞技性滑雪运动和冰上运动，只是冰雪运动的典型代表。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把专业选手，或者想成为专业选手的练习者作为冰雪旅游的目标市场，而是要着手培养范围更加广泛的冰雪爱好者。

现在有一种倾向，一说要冰雪旅游，就把发达国家的高端客群的消费场景搬过来，或者用运动员的专业装备和日常训练水平来要求冰雪爱好者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只会把冰雪文化弄成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，把冰雪旅游的市场基础弄得越来越狭窄。我看还是开放、兼容的好，只要愿意接触冰雪，哪怕只是在雪地里撒点儿野，只是在冻结实的河面上坐小板凳上推着玩儿，只是在抖音里发雪花飘飘的短视频，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市场，都是我们要服务的

人群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，发挥重要作用，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不断满足广大游客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的旅游权利。不要一开始就把冰雪旅游向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上靠，相反，结合国情和旅情，大众、平民、低门槛才是现阶段冰雪旅游市场的主基调。

旅游从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变成大众生活的日常选项，意味着旅游经济进入理性发展的新阶段，也意味着从激情燃烧的岁月步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。政府在市场培育、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积极作为的同时，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特别是要让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在旅游投资、产品研发、业态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。

在项目投资上，不能只盯着场馆特别是滑雪场和运动馆建设，动不动就投个几十上百亿元，动不动就找唯一、做第一，老想着成为“爆点”。老百姓过日子，哪天敲锣打鼓放鞭炮，月月盖房买地娶媳妇

呢？无论是政策制定者，还是产业投资者，都应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，回归日常生活基本面，着眼于国民大众冰雪休闲、冰雪旅游的日常需求，着力培育方便城乡居民广泛参与、低价格门槛的冰雪休闲项目，着力培育诚信经营、品质服务的冰雪旅游目的地。现在缺的不是冰雪小镇、冰雪度假区之类的大项目，缺的是文创产品和人民自发参与的节事民俗。

很多地方和企业愿意在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体项目上规划、设计和投资，却不愿意在品质、内涵和软环境上花钱。今天人们外出旅游，可不是逛个景、拍个照、买个纪念品这么简单，而是既要美丽风景，也要美好生活。调查表明：旅游者对特色美食、民俗、文艺、生活体验也有强烈的需求，同时体验冰雪项目和民俗活动的游客比例达到64%，冰雪+温泉、冰雪+美食+民俗等成为深受老百姓追捧的冰雪套餐。要面向大众旅游者的现实需求，充分发挥科技、文创和资本的力量，开发冰雕、雪雕、冰雪那达慕、冰上龙舟、冰湖捕鱼、冰滑梯、冰雪美食等丰富多彩的冬季旅游产品。

冰雪休闲是大众旅游最具潜力的新领域，也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动能。有了大众的广泛参与，有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，相信会有更多人走向冰天雪地，实现属于每个人的美丽中国旅游梦！

（作者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）

生活多舛

何以体面

□ 李咏瑾

只有小孩子才感慨人间不值

得。成年人只会觉得这世间哪怕

各有残缺，却依然如此丰盛

这是一部从体裁到风格都稍显冷清的纪录片，导演程工和任长箴从之前大热的《舌尖上的中国1》中走出，原本可以肆意拥抱呼啸而来的灿烂名利，但他们却选择再度进入生活中默然隐匿了起来，时隔6年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拿出了这部颇有分量的《生活万岁》。

如同电影开篇占据银幕的四个鲜红大字，《生活万岁》有着一个极富力量的名字，却聚焦于生活中那些寂静的、甚至颜色黯淡的角落：飓风中艰难骑行的快递小哥、为子女还债而在上海弄堂炸“油墩子”卖钱的父母、拉萨街头拉三轮车的老者、路边卖唱的盲人夫妇，等等，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又随意忽略的人物。甚至在盲人夫妇一节中，还出现了一个撑着支撑架艰难挪移的陌生老人，他对于不可视物的盲人夫妇来说，何尝不是“随处可见又随意忽略”的人物？就这样，景深之中嵌套着更多维度的景致，情绪的末枝蔓延开更加细微的情绪，共同构成了我们含义丰富的、值得反复咀嚼的生活本身。

倘若将“日子过得去”当做生活的及格线，电影中的“主角”们远远达不到60分，甚至都比不上花上几十元钱跑来看这部电影的绝大多数观众——他们内心的欲望、或者说期望，都有着太多的空洞：在坟头为妻子朗诵情书的小个子老兵日常一个人反复踢着正步；人到中年的守林人大多数时间里独自一人处茫茫林海；深夜出租车的母亲从不敢一次搭载三位客人，只因后座上还有一个座位要留给熟睡的幼女……这匮乏之如此刻骨铭心，然而又很难具体说清是哪一样东西：爱情、金钱、健康、陪伴、尊重？似乎都有，似乎又都不是，然而生活中的你我，谁又不匮乏这些东西？

一位电视台的记者看完此片后曾向导演任长箴感慨：“一直以来我们拍的人都在90分以上，但这片子几乎都是60分的，甚至更低……但这才是真实的生活。”其实人类的孤独亘古相通，一个人的阵痛是所有人的映射，在某些人世艰难的瞬间，衣着光鲜的“90分”照样会在独自踽踽的街头潸然泪下。而同样的，一个人的坚强也能渐次映亮他人内心的火光，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，恰恰是在于里面的14组主角，看似生活得如此“不堪”，仍然下意识地在追求一种生而为人的体面。

是的，不仅仅是“坚强”和“勇敢”那么简单，所有的主角面向镜头，无从畏惧、没有扭捏，好像在迎向各自深不可测的命运，哪怕这命运中有那么多抹拭不尽的眼泪，以及夜半时分长长的叹息和微茫的失神。承认这一生中自己很多时候就是弱者，又有何妨，人要到一定年龄、一定阅历，才会有这停顿中的片刻开悟。但这仍然不妨碍他们有能力一点点重建生活的秩序、重拾生而为人的“体面”。生活、生活，把这两字拆解开来，“生”不就是一头“牛”静默地站在地平线上？而“活”，则是舌间只要有一点点水分，就能带来永不停歇的生机。

电影中，幕墙清洁工每天擦净大厦外的几块玻璃，多年下来就可以骄傲地对儿子说，“上海这边著名的大厦我都擦过。”年复一年坚守在偏远山区中的民办教师，最割舍不下的是仅剩的几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时神情的晶莹灿烂；义务导游穿过自己破旧的屋舍，在故宫中自豪地向游客讲解：“坤为大地，承载滋养万物，而万物却并不知道。”这一刻，他从原本喘不过气来的生活中仰天呼出了一口气，内心陡然一松——粗砺原本就不值得歌颂，人们所珍视的其实是踏破这粗砺后昂然而生的坚韧。这，就是“体面”。

剧中最动人的一幕是那对盲人老夫妻的悄悄话，昏暗破旧的房间里，老奶奶让老爷爷摸摸她的脸：“我还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吗？”老爷爷感慨：“人世间有很多生灵，有牛生，有马生，现在我是人生，人生很难得。”

真的，只有小孩子才感慨人间不值得。历经世事的成年人，只会觉得这世间哪怕各有残缺，却依然如此丰盛。



假日读书时光。

周慧敏摄

把眼前的事做好

乐活

□ 甘正气

与其望梅止渴，不如现在就

动手打井，与其画饼充饥，不如立

时就开始和面

岁末年初，无数人在回顾、盘点，又在憧憬、规划，将希望放在未来的人说：“每天都是新的，2019又是新的一年。2019再努力吧！”

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，是计时的单位。对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、汤姆约翰乔治来说，极少有人的生命正好止步于某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秒。有多少生命在一盏茶、一炷香的功夫诞生，就有多少灵魂在一袋烟、一顿饭的光景消逝。即使抛开生死这一沉重的话题，我们每年就是那么清清静静的吗？

工作突然的变动，天气骤然的变化，未加预防的停电断电网，无法预计的天花板渗水、下水道堵塞，都可能打乱我们的计划。由于飞机晚点或吃了不干净的早点，因为经济萧条或为了身材苗条，人们都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。为没完成计划找借口，太容易了；把希望放在将来，太冒险了。

希望就在于现在。对于写作而言，搜集素材、查找资料、起草提纲、搭建框架，这些永远比写作本身舒适，并且令人沉迷，仿佛准备得越充分越长久，作品问世时石破天惊的可能性越大。如果真的如此，那么，最低产的作家也就是最杰出的文学家了？

推而广之，“将来”这个概念是有欺骗性的。其实，我们的能力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自然增强，更不随光阴的步履同步提高，二者之间没有正相关性，说不定还是负相关。正如爱读武侠小说的马云所说：“金庸先生的作品中，很多武功高手都是年龄很大的，按道理，应该年轻人武功更高。”或许也像喂养奶牛，如果每天挤奶，几个月后可能将无奶可挤、一无所获。“现在”是电闪，而“将来”只是雷声；“现在”是栽树，而“将来”是绿荫；“现在”是手里的钞票，而“将来”是不知道能否中奖的彩票。现在才具有确定性，就像我们看得见电闪，但不一定能听到雷鸣，更不一定迎来普降甘霖。

现在与将来并不是泾渭分明，它们之间没有鸿沟，也无雷池，更不存在戒备森严不可逾越的柏林墙。

“现在”是一个个曾经的“将来”，也是一个个渐次驾临的“将来”，下一秒的将来，一秒后就变成了现在，下一分钟的将来，60秒钟后也变成了现在，下一个小时的将来，3600秒后同样变成了现在。

当2019年开始的时候，或许我们还不用自我宽慰，“2019年还剩下364天”之类，还是要每天都问问自己：“今天我创造了吗？”“今天我进步了吗？”“想做的事情我今天真的做了么？”“今天上午我做了什么？”“今天早上我做了什么？”

与其望梅止渴，不如现在就动手打井，与其画饼充饥，不如立时就开始和面。与其规划今生今世，不如抓住此时此刻。珍惜现在，善待现在，就是创造未来。

流金岁月

里朴素动人的

邻里情，让人

无限怀念

特别香……”

我一边看一边莞尔，仿佛回到了过去那温情渗透心扉的岁月，生活从不冷清孤单，因为有家人邻居的陪伴，日日夜夜。

这些年，街道居委会为了展示和传承胡同文化，可谓是煞费苦心，成立了胡同风貌保护协会，广纳各方人士，开办了胡同文化博物馆、精品店，组织文艺汇演活动，吸引了众多外界关注的目光。然而在我看来，再多的热闹，

单位坐落在老北京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，附近都是胡同建筑。一条条幽深蜿蜒的小路四通八达，连接着每一条街道，每一个巷口。胡同里民风淳朴，节奏缓慢，这里的人们远离了都市的繁华喧嚣，却收获了怡然自得的恬淡生活。

一天午休的时候，我沐浴着冬日暖阳在胡同里散步，走到胡同口看见一面被修饰过的墙体，上面画着一棵硕大饱满的青绿色白菜，旁边还配有一句话：“大大妈，借您一棵白菜。”接着往前走，还看到其他反映胡同生活和风貌的宣传语：“姥姥，为什么弟弟有山楂糖吃，而我没有？”“李大爷，我给您端一碗刚出锅的热乎水饺，

特别香……”

我想象着在一个四合院里，一个萧瑟的冬日，某一户主妇做饭时才发现忘记买白菜了，粉条猪肉都已齐备，外面雪花飞舞，去买菜极为不便。这时，她掀开厨房的帘门，对着大民家门口喊去：“大大妈，借您一棵白菜。”随即，

借您一棵白菜

□ 谢云凤

都不如这一句“大大妈，借您一棵白菜”让人动容。简单的一句话，传达的却是流金岁月里朴素动人的邻里情。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，那种无需血缘关系连接的邻里情似乎已经销声匿迹，让人无限怀念。

胡同作为北方重要的居住形式，不仅帮助普通群众实现了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，而且给人以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，从而为邻里情的培养做了厚实的铺垫。

俗话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一个四合院里，房屋密集，居住了好几户人家，大家共享一个院落，共用一个厨房。春天花开，冬天落雪，大家一起经历四季的更迭，见证岁月的荣枯，朝夕相处不知不觉中，深厚朴实的邻里情感便氤氲而生了。谁家遇到困难或者烦心事，一院子的人都会热心帮忙，近在咫尺的真情真意，比远方的亲人来得更为及时妥帖。

我想象着在一个四合院里，一个萧瑟的冬日，某一户主妇做饭时才发现忘记买白菜了，粉条猪肉都已齐备，外面雪花飞舞，去买菜极为不便。这时，她掀开厨房的帘门，对着大民家门口喊去：“大大妈，借您一棵白菜。”随即，

大民妈乐呵呵地拿出一棵白菜给主妇送来，两人借着这个机会，正好在厨房里家长里短一番。烟火袅袅，欢声笑语，浓郁的饭香都比不过此刻的人情香。

想起小时候住在乡村，村里有几十户人家。每逢过年前夕，家家户户忙着备年货，蒸包子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。谁家缺点什么，不必发愁，直接去邻居家要，只要邻居家有，肯定是有求必应。谁家杀猪了，就会热情邀请周围的邻居吃猪血火锅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谈笑风生，闲话邻里。感情就是这样越处越深，越来越浓的。

如今，我们住在精致小区的楼房里，装修华丽，格调高雅，却无法再享受那份温馨和睦的邻里情了。如果哪天我做饭时发现缺一棵白菜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拿起手机网购，选择快速送货模式，就能轻松解决问题，但是我多么希望可以打开门，敲开邻居家的门，毫无顾忌地说一句：“嘿，借您一棵白菜。”

流逝的岁月，消失的民居，带走了多少纯真质朴的情感。然而不必伤感，新的时代，也有新形式的温情，只要我们用心生活，真诚待人，哪个时代都不缺爱和温暖。

小城也该禁燃

□ 揭方晓

发声，以驱逐瘟神。火药发明后，以多层纸密卷火药，接以引线，燃之使爆炸发声，亦称为“爆竹”，祈愿平安幸福。人们在燃放爆竹时，常发现爆竹顶部有喷火现象，受此启发，制造出了喷花，即早期的烟花。到了宋代，我国烟花爆竹产品的品种繁多，并且具有烟、火、光、声等不同的效果。南宋时期国内已开始举办多种大型烟花晚会，当时的许多烟花爆竹制作技术一直沿用至今。尽管燃放烟花爆竹由来已久，但在今天看来，已经不合时宜。

在南城县，我家再传统不过，可节庆日却从未燃放烟花爆竹。在这一点上，父亲的标新立异，在村子里出了名。村里讲究“守岁”。以前没电视没手机时，农历除夕夜，全家老小等着辞旧迎新的那一刻。时间一到，整个村子里爆竹声次第响起，渐渐地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密。只有我家，屋内依旧炉火通红，屋外干净整洁。

村里有些青年，慢慢地也不愿放烟花爆竹了。父母就郑重地责怪他们，他们被父母逼急了，跳

起脚大声叫喊：“人家从不放烟花爆竹，不也事事顺心如意？”边叫喊，边用手指我家的方向。

“禁燃”这事，也有人“有感”。虽然认为燃放烟花爆竹会造成噪声、空气、地面诸多环境污染，还有火灾、人身伤害等许多安全隐患，可不燃放烟花爆竹，节庆的气氛淡了许多，终究是一种遗憾。有人就支招，说要在“禁燃”的同时，让节庆的气氛不变淡，方法有一大摞。现在文化娱乐场地到处都是，以此作为平台，大办适宜的群众性文体活动，让歌者能放声歌，让舞者能尽情舞，岂不快哉？

又比如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，以往遥不可及的景区、异域，仿佛就在身边。节庆日邀亲携友，乘飞机、坐高铁，北上山岳、南上海洋，任意游玩，花不了几个钱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，这可比在家里燃放烟花爆竹有意思多了。

节庆，也得与时俱进；传统，终有不合时宜需要打破的时候。江西南城，“禁燃”让元旦遇冷，可多样化的选择，必定会让节庆的风情更加兴盛！

世说

节庆，也

得与时俱进；

传统，终有不

合时宜需要打

破的时候

心境